

千者

景点◎著



DUDAO

一枚玉扳指引发的千古奇案
一对师兄弟策划的阴谋绝杀

权力、黑帮、赌王的魔兽战场
赌博揭示出来的生存之道

欲望、道德、生存的终极较量
千者最为阴险的奇思妙想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景点◎著



DUDAO

賭道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赌道/景点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13.3

ISBN 978-7-5113-3502-9

I. ①赌… II. ①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73564 号

●赌道

著 者 / 景 点

策 划 / 刘凤珍

责任编辑 / 宋 玉

责任校对 / 王京燕

装帧设计 / 玩瞳装帧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 印张 17 字数 240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3502-9

定 价 / 30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目录

- 第一章 变态赌注 / 001
- 第二章 足本老千 / 012
- 第三章 寻找靠山 / 027
- 第四章 偷坟掘墓 / 039
- 第五章 赌王大赛 / 053
- 第六章 首屈一指 / 067
- 第七章 赌王命运 / 078
- 第八章 暗箱操作 / 091
- 第九章 错综复杂 / 101
- 第十章 定时炸弹 / 114
- 第十一章 赌场绝杀 / 124
- 第十二章 引爆未知 / 136
- 第十三章 烟土之战 / 148
- 第十四章 与子同袍 / 162
- 第十五章 活人骰子 / 173
- 第十六章 不赌而胜 / 184
- 第十七章 千千之手 / 195
- 第十八章 美女人质 / 208
- 第十九章 神秘合约 / 221
- 第二十章 最后底牌 / 234
- 第二十一章 临阵变异 / 245
- 第二十二章 戒赌之石 / 256



第一章 变态赌注

一山不容二虎，两位赌王不见面都分外眼红。他们做梦都会咬牙切齿地掐对方的脖子。在多次的赌战中，仇恨累积如山，报复的冲动像导火线似的，哧哧地去咬炸药包。发展到这种程度，他们感到用金钱进行较量已无法宣泄愤怒，便开始赌气、赌名、赌义节……西赌王赵之运为羞辱东赌王单印，在报纸上用黑体字赫赫表明，自己非常钦羡单印的二夫人刘芳，为她寝食难安，发誓要把她赢过来侍寝。这则声明不异于又把两人的仇恨推波助澜到决堤的程度。

说起赵之运与单印的仇恨，这要追溯到清朝末期。这时期出现了一位传奇人物，名叫裘玉堂。他是大名鼎鼎的袍哥会舵把子。说他是人物，因为袍哥会与青帮、洪门，在当时被称之为民国三大帮会，其势力让很多政要感到怵头。

据说，裘玉堂是个奇人，他不只具有杰出的管理能力，还拥有出神入化的赌术，能够做到隔墙看物。慈禧老佛爷听说有此奇人，命巡抚带他到京城打麻将，想亲自看看这位神话传说中的人物。裘玉堂在巡抚的授意下，故意把大宗财宝输给老佛爷，把老佛爷的马屁拍得非常舒服，便赏给他一款和田玉的扳指，并说，真乃我大清奇才也……

玉扳指原是满族人拉弓箭箭时扣弦用的工具，套在射手右手拇指保护指头，后被引申为果敢和能力的象征，再后来就变成饰品了。裘玉堂常以这款和田玉的扳指为豪，每讲到与老佛爷玩牌的情景，都会转动着那个扳指说，嗯，百年之后，我把扳指传于谁，谁就是我的接班人。谁能想到，裘玉堂看戏回公馆的路上遭到枪杀，扳指从此失去下落。由于

事情突然，没指定接班人，板指又不知下落，他的爱徒赵之运与单印为争袍哥会舵把子发生冲突，并扬言把成都搞得血雨腥风。

眼看着两师兄弟掐起来了，川军有位名叫谢光宁的师长出面，把他们约到桌上进行调解。赵之运与单印惊异地发现，谢师长的拇指上就戴着师父的玉扳指。他们的目光聚焦在那块空心石头上，呆得就像被点了定穴，但心里却是翻江倒海。谢光宁转动几下扳指，肥硕的眼皮帘下来，平静地说：“你们可能会奇怪，这玩意儿为何在本座手上。实话告诉你们，本座的下属抓了个特务，从他身上翻出该物。这个，本座本想归还你们袍哥会，可你们同门师兄弟打打杀杀的，如果给你们，必定是火上浇油，危及平民的安全。这样吧，本座提议，从今以后以政府路为界，东归单印称之为东赌王。之远在城西称为西赌王。你们双方可以进行赌战，谁取得最终胜利，本座就把这个扳指给谁，谁从此就是袍哥会新大哥。”

从此之后，单印与赵之运便开始赌战，赌了不下十场，每次都是惊心动魄，互有输赢，但并未决出最终胜负，以至于他们发展到用老婆下注的程度。

当单印得知赵之运要赢他的二夫人，气得就像冰天雪地里穿着背心，手里的报纸哗哗直响。他沙哑着嗓子说：“发表声明，如果他赵之运肯以全部家业作为赌注，老夫愿意让内人抛头露面见证这起胜利。”之所以这么决定，是料想赵之运不会拿全部的家业去赌个女人的，让他没想到，赵丝毫没有含糊，竟爽快地同意下来。

两位赌王在赌坛元老的见证下，在成都著名的豪胜大赌场签了赌约，落实了明细相关事项，随后在报上发布公告。

当大家发现单印用自己的二夫人刘芳跟赵之运赌，并在豪胜大赌场签约，便开始议论纷纷。把妻子或者美妾用来赌的，从古至今海了去了，但都是在赌得四壁徒空，无钱再赌的情况下采用的极端方式。单印在成都虽说不上首富，但身价也能排到成都前五位，为何同意拿自己的夫人去赌呢？大家更加疑惑的是，他赵之运为何会用全部的家业去赌个已育



有两个儿子的女人呢？

这起赌博的猜测有多个版本，其中最受大家认同的是，赵之运膝下五个闺女，香火马上就要灭了，他想把刘芳赢过来帮他生儿子，因为刘芳曾替单印生下双胞胎儿子，是个能生儿子的身子骨，赢了她，赵家的香火可能还不会灭掉。

有人说，你喝米汤用筷子，人家爱用老婆赌碍你啥事了！是的，时下的成都，就算大熊猫不吃竹叶都不奇怪，喂（为）什么？可以说上到军政要员，下到平民百姓，老到白了汗毛，少到牙牙学语，都嗜赌成风。

成都的赌号大大小小的两千多家，袍哥会的场子也不下一千五百家，还有雨后春笋的势态。有句流行语叫：“家有三场赌，犹如做知府！”自古想当“官”的人就很多。一场豪赌是两个赌王间的事情，但又不仅是两个赌王的事情。成都政府要员、名门望族、各界名流、赌坛众徒、普通百姓，他们都将借着赌台的东风，满载而归。就连街上望穿双眼的盲人都会因此富起来，每天被群人围着请他预测两个赌王谁会取胜。于是，术士就闭着眼睛说瞎话，想让谁赢就让谁赢，反正谁输了我也赚钱。

两位赌王的赌战，在大家的期盼中到来，届时，豪胜大赌场门前沸腾了。镶着汉白玉扶手的石阶两侧趴了很多小轿车，像岸上晒盖的王八。门前的空场里堆满人。私窝子的经营者在人群里招呼生意，声音沙哑而有穿透力。

私窝子是指那些不受官方保护的赌号经营者，他们规模小，服务的是小商小贩，场子一般设在家里。但私窝子的赌博方式较为灵活，冬天下不下雪、走路会不会崴脚脖子，新媳妇臀部有没有痣，都可用来赌博。据说有个“私窝子”拉出怀孕的老婆对大家说，我老婆肯定生男娃。于是有些认为是女娃的就下注。最终，那女人把怀里的枕头掏出来扔掉，两人裹着钱逃跑了。

在宽大明亮的赌厅里，所有的用具都是磨砂的。这样做可以预防反光被对手看到底牌或花色。一张宽大的红木赌台摆在那儿，单印与赵之

运坐于两岸显得那么渺小。赌界的元老，军政官员的代表们都坐在贵宾座上，观摩这起特别的赌战。

由于是赌王级的战局，赌场老板李文轩亲自伺候。他戴着副厚厚的眼镜，穿黑色长衫，戴灰色帽子。身材瘦弱，一副尖嘴羊脸，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没有脱掉豆皮的豆芽菜。别看其貌不扬，但他是川军师长谢光宁的小舅子。在世态动乱，群雄四起的年代，他靠拥有兵权的姐夫包揽了成都所有大型赌博活动，因此在赌坛也是个重量级的人物。

李文轩按事先约定的规则，端上两个硕大的摇筒，二十四枚骰子，分发给两位赌者。在两个人进行赌博时，最常采用的是摇骰子与港式五张牌。骰子也叫做色子，据说是三国时作七步诗的曹植发明的，自这玩意儿发明出来，“煮豆燃豆其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”的事情就不断发生。这首诗对于赵之运与单印这对师兄弟来说，更恰当不过了。

由于赌王的技术高超，他们用两枚骰子很难决出胜负，所以他们约定每人十二枚色子，摇完后全部叠成竖条者为胜，如双方都是竖条，骰点上面的点子多者为胜，如果再是同等多，再以边上的点子相同者最多的为胜。

头两局，两位赌王打了个平手，第三局赵之运又摇出满点，十二个骰子整齐地叠着，几个边面的点子都相同，他得意地瞅着单印，似乎感到这一筒自己是必胜了。围观的人目瞪口呆，能把十二枚骰子摇叠起来不是本事，难的是朝上的面都是六点，最难的是每个边的点子都是相同的。有人甚至开始联想，赵之运拥着单印的二房休息的情景了。

单印有压力了，他的表情显得非常凝重。他抄起竹筒，吸进十二枚骰子，在耳边把竹筒摇得重影层层，几近化没，那种沙沙响成一片，猛地扣到桌上，轻轻地提开摇筒。大家顿时都愣住了，因为单印同样也摇出赵之运的那种程度。就在单印脸上的笑容渐渐绽开时，他的骰子上的那枚骰子掉在桌上，弹跳几下静在那里。单印大惊失色，手里的竹筒哐地落在桌面上，噜噜地滚动着，最后落在地上，又噜噜地滚到围观者



的脚前。他像抽去衣架的湿衣般堆在地上，不省人事，是被几个人抬下去的……

早晨的成都醒来就是热闹的，勤奋的小商小贩满怀对生活的热爱，装着家人的幸福生活，老早便在街上摆摊，守候着希望，追求着生存的质量。这个早晨，最得意的莫过于赌王赵之运了。他率领着轿子与唢呐队，吹吹打打向单公馆奔去，要收取自己赢的赌注。火红的花轿金色的流苏。鼓乐手们，腰上系着红绸，脑海里装着可观的酬金，用力敲着鼓皮。唢呐手的脖子上的青筋鼓得老高，腮帮子变成球状。

由于这支迎亲队伍的特殊性，它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壮大，最后组成人的长龙，扭曲着，伸展着，缓缓地停在单公馆门前，长长的尾巴卷动，最后折上来围成半月，轿子像阴阳图里的黑点。

赵之运从花轿里出来，脸上泛出厚厚的笑容，对大家不停地拱手，感谢大家捧场。他上身穿古铜色的马褂，脚穿黑色皮鞋。由于身材短小，像个酒桶。赵之运在成都有两个绰号，流行版的叫赵矮子，特别版的叫三眼儿。为啥叫三眼？因为他的左眉毛上有个指甲盖大小的黑痣，猛地打个照面像是三只眼睛。赵之运来到单公馆门前，抬头盯到牌匾上对大家说：“请大家给老夫做证，用不了多久，上面的‘单’字会变成‘赵’字。”

大家听了这话，发出“噢”的一声。

没多大会儿，身材高大的单印挽着二夫人刘芳从大门口出来。刘芳穿蓝色旗袍，胳膊上挽着金色的小包袱。她低垂着头，脸上泛着痛苦的表情。可怜的女人，当初由于她的父亲赌光了家业，最后把如花似玉的她作为赌资押上并输了。刘芳不想沦落到小痞子的手里，逃出来投奔单印寻求保护。单印给她交了赎金，随后娶她为妻。两人成婚后，刘芳为单印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，可命运弄人，最终她还是被当做赌注输给了仇人。

赵之运来到刘芳面前，整整矮她半头。他跷起脚后跟，伸手捏捏刘

芳白嫩的脸皮儿说：“夫人天姿国色，体香宜人，女中极品也。单兄，如此尤物，足以销魂，你怎舍得被我领走呢。这样吧，今天我格外开恩，如果你能跪在我面前磕三个响头，那我可以把她还给你。”

单印并未回头，喝道：“愿赌服输。不送！”

赵之运哈哈笑几声，猛收住笑：“那，我不客气了。”说完夺过刘芳的小酥手，像纤夫那样扯往轿子。由于赵之运面色黑而四肢短，刘芳脸白而四肢修长，那样子看上去就像仕女牵着只猴子，显得十分可笑。刘芳太美了，她有白皙的脸庞，修挺的鼻子，红润的嘴唇。最美的应该算那双细长的眼睛，是相书上说过的丹凤眼，两个眼角稍微上吊，艳而不媚。她被拉到轿子前，扭头去看单印，目光里饱含着幽怨。她多想丈夫能够为了她跪倒在地，把她留下，可高大的背影是萎缩的。她的两行眼泪顿时流下来，冲开粉底，垂积在下巴像珍珠。

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远了，单印的背影还镶在门框里，像幅落寞的油画。

当迎亲的队伍来到繁华街道上，两侧的小商小贩都站起来，脖子像被无形的手提着，跷着脚看轿子。赵之运索性让轿子停下，把刘芳拉出来，对大家说：“从今以后，老夫再接再厉，争取把单印家所有的女人都给赢过来，让她们到我公馆里当佣人，这样会省下很多佣金的。”他还从人群中找出两个青年，出钱让他们去单公馆找单印，重复自己刚才说过的话。两个青年听说有大洋赚，用力点头，拔腿往单公馆跑……

自赵之运把刘芳领走之后，单印就在客房里抹眼泪。回想共同生活的日子，日子化成他无尽的痛楚与愧疚。他的结发妻子生孩子时落下毛病，变成药篓子，不能再生。自刘芳来到家里，帮着打理家务，把后勤管理得井井有条。刘芳与府里的任何人都处得非常好，并且特别尊敬单印的原配夫人，早晚请安，像对自己的母亲似的孝敬，因此赢得全家上下的尊重与赞赏。这时候，单印的原配正在埋怨他：“老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别说是给赵矮子磕三个响头，就是磕三十个也应该把芳儿妹子留下的。”



“愿赌服输，这是规矩。”

“那好，我去赵之运的府上要人。”

“不准去。”单印喝道。

就在这时，单印的助手光头跑进来，说有两个年轻人拜见。单印点头说：“让他们进来。”两个小伙子进门后，缩着脖子重复了赵之印的原话。单印听着听着，脸色越变越暗，随后又变得苍白，身子剧烈地晃晃，歪倒在沙发上不省人事。

光头马上把单印送到医院，安排妥当后，对坐在病床沿上的大太太说：“太太，我带兄弟去把二太太抢回来，如果不给，就跟他们拼了。”单印猛地睁开眼睛，喊道：“光头，站住！谢师长曾说过，我们之间的恩怨只能以赌解决，不能动用武力。”

单印何尝不想报仇啊，他谢光宁凭着军队，在他们师兄弟之间插了一足，让他展不开手脚。最让单印感到无奈的是，他谢光宁与赵之运狼狈为奸，利用赌博赚钱。如果自己贸然动武，谢光宁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

谢光宁本来就是土匪出身，刚出来混时追随袁世凯，眼见老袁不占上风了，便带着部队来到成都，成为最有实力的流氓头子。他的手伸得很长，伸进了各行各业的兜里，不停地往外掏钱，谁要是不出血，他极有办法对付你。比如，暗里派人把你的儿女绑架，又装好人帮忙查找，索要巨额费用，把人家给害死还让人家感谢他。淳朴的成都人一直都被蒙在鼓里，他们还以为谢光宁是仁义之师，为成都的安定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，并到处宣扬他的好。

身为赌王的单印在医院里也是不能平静，其实，为赌者，就算死掉也不会平静。有个赌王死后，坟被人家挖成盘子，尸骨散落得像被炸飞。至于是仇人所为或是盗墓为财，这个谁都不知道。在单印住院的几天里，因为押他而输的赌徒们曾来闹过事，还送过死耗子，还有人送来斑驳着鲜血的恐吓信，还有人前来求师拜艺，把他烦得差点吐血。没办法，这就是赌徒的生活，你选择了惊险的行业，就拥有了惊险的生活。

单印勉强在医院待了三天，赶紧回家了。回家刚坐下，端起茶杯来还没凑上嘴唇，就有人前来送婚帖。原来，赵之运要跟刘芳举行婚礼，请他参加。上面写道：“请单兄到场对所有的嘉宾说，祝我跟刘芳百年好合，儿孙满堂，余将不胜感激……”单印手里的茶杯落在地上摔成几瓣，他咆哮道：“赵之运，你欺人太甚，我跟你没完！”

自赵之运赢了单印的二夫人刘芳，报纸几乎用整版的文字图片详细分析了他们同门为师，从互敬互爱到反目成仇的原因，并且指出，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争夺象征袍哥会权力的扳指，以至于发展到血刃相见。随后，大家又从报上看到赵之运与刘芳的结婚照与婚帖，于是又掀起了议论的高潮。然而，人本善良，历来都肯同情弱者，大家想到刘芳母子分离，嫁与仇人为妻，都感到赵之运很恶劣，是个无赖。

由于谢光宁师长要亲自到赵公馆贺喜，各界名流捕捉到这个消息，哪敢不去凑这个热闹。毕竟，谢光宁在成都是最有实力的，可以决定他们的前程与生死。大家都带着礼物，纷纷赶往赵公馆。五短身材的赵之运穿西服，戴礼帽，显得不伦不类。他那张胖乎乎的脸，圆圆的眼睛，粗黑的眉毛中那枚指盖大小的黑痣，都在他得意的外表下更加丑陋。刘芳身穿拖地的洁白婚纱，表情像为死去的丈夫吊丧。两人站在一起就像白雪公主与小矮人，就像天鹅与鸭子，显得那么不和谐，那么的碍眼。

在宴会开始之前，谢光宁与赵之运来到书房。这是个三面围着书架，当中摆有书桌的房子。红木的书架上塞满整齐的书籍，并有不少大部头，竟然还有石印的《骈字类编》。这部书共有 240 卷，是清张廷玉编。本书是专收“骈字”，即两字相连的词语。收单字 1604 个。这些单字分编入 13 门中，即天地门、时令门、山水门、居处门、珍宝门、数目门、方隅门、彩色门、器物门、鸟兽门、虫鱼门、人事门。其实，赵之运并不认识几个字，也就用这些书来装饰罢了。

谢光宁背对着赵之运，面对书架。他身材高大，腰板笔直。由于身着军装，背影里都带着威严。他声音是低沉的，富有金属质感的：“之运啊，



赢个女人本来影响不好，有什么可张扬的！再者，这样的赌博根本没有任何意义，既不能给对方带来重创，也不能为自己增加名气，简直是愚蠢之极。记住，如果单印向你挑战，你要激发他把全部家业押上，然后果断赢取，把他彻底打垮。只要你能做到，本座就把扳指交付于你，然后帮助你成为袍哥会老大，从此你将一呼百应，前程似锦，足以光宗耀祖。”

赵之运点头说：“谢谢师座，在下一定要把他打败。”

谢光宁猛转过身来，目光冷冷地说：“平时呢，不要老是把精力都放在新娘子身上，还是多练练自己的赌技才是。刘芳作为人妻，人母，处于悲愤交加之时，你，小心睡觉的时候，新娘子会用剪刀对付你的脖子。”他说的话像开玩笑，但脸上的表情却很冷。谢光宁有张蜡黄的长脸，浓重的眉毛下是双三角眼，眼睛虽小但深幽锐利。自他来到成都之后，大家都没有见过他正儿八经地笑过，那副冷硬的表情像刻上去的，一般人都不敢跟他对视，因为看到他都会脖子梗发凉，别说去挑战他的目光了。

赵之运躲着谢光宁的目光，低下头说：“谢谢师座关心。”

谢光宁耷下眼皮：“今天本座过来，面子给你了，宴会就不参加了。”回去的路上，谢光宁并没有直接回府，而是来到单印家。据他的小舅子李文轩说，赵之运与单印这次轰轰烈烈的赌战，虽然各界下注踊跃，但仅仅才抽了几万大洋的水。这些钱根本就不够一个月的军费开支，何况他还要把收入劈给同僚潘师长一部分。他必须要尽快促成两个赌王之间的家业赌战，把两个赌王的财产合并起来，然后再想办法切到手里。

谢光宁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。新政府与旧政府正在用战争交班，天下分出几个派系，清朝守旧势力依旧努力光复，袁大总统旧部仍有实力，蒋介石的兴起让形势变得越来越不明朗。他们川军四分五裂，群龙无首，没有哪个部门拨给他们军费，为了保住自己手里的军队，他们必须想办法自己养兵。

这时候，单印正与光头在客厅里商量怎么对付赵之运，把之前失却的面面挽回。自输掉刘芳后，大夫人的埋怨，两个孩子的哭闹，以及外界的舆论，已经让单印焦头烂额，他再也坐不住了，他要对赵之运进行

反击，要跟他拼个你死我活。当谢光宁来到后，单印与光头忙站起来，但谢光宁并未坐，而是倒背着手耷着眼皮说：“单贤弟，本座听说你身体欠佳，专门过来看望于你，现在好点了吗？”

“谢谢师座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。”

“这个，之运太不像话了，本来赢别人的妻女就非光彩之事，他竟然如此张扬地与你的夫人刘芳成亲。我过去把他骂了。不像话嘛，你赢了别人的夫人又登报又大办亲事，还在报上公布婚帖，这哪像个赌王做的事情，这简直就是，啊，不像话！”

“师座，这个仇我肯定要报的。”

“是的是的，这件事谁也不会等闲视之的。不过，以后不要再进行这样的赌博了，你们身为赌王，要注意身份。拿女人来赌这本来就不像话嘛，这本来就是小赌徒的行为嘛。单贤弟，本座是支持你的嘛，希望你做好准备，把赵之运的家业赢过来，只有这样才能把他彻底摧毁，才能树立你在成都的地位。你放心，将来本座会把这枚象征袍哥会最高权力的扳指给你，帮助你当上本来就属于你的大哥位置。”

“多谢师座栽培，单印定当努力。”

“好啦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本座先告辞了。”

在回家的车上，谢光宁转转拇指上的那截扳指，用鼻子哼了声。当初，谢光宁带兵来到成都，所有的达官贵人都到府上拜见，唯有袍哥会的裘玉堂没登门，还在外面放风说，他谢光宁充其量一个师的兵力，我袍哥会的会员何止五个师。谢光宁听到这些风声后，并没有发表言论，而是带着礼物，亲自去拜见裘玉堂。因为他明白，自己远道而来，初来乍到，而袍哥会又是坐地户，势力非常大，他必须先把自己低调成狗，然后再伺机咬他。

至今，谢光宁还记得裘玉堂脸上的傲气。他转动着扳指，眉飞色舞地对他讲陪老佛爷打牌的事情，整整讲了两个小时。谢光宁耐着性子听着，还要装出爱听的样子，但心里已经产生恨了。真正让谢光宁爆发的是他的经济危机。由于发不下军费，下面的军官开始闹，当兵的开始私



逃，他的军队面临解体的时候，前去跟裘玉堂求助，没想到裘玉堂却爱答不理地说，小谢啊，历来都是别人的钱往老夫的兜里跑，还没有见过老夫的钱往别人手里跑的事情。谢光宁忍无可忍，便派出两路，一路埋伏在裘玉堂听戏回来的路上，一路去裘玉堂家里翻箱倒柜，策划了一起极为轰动的悬案。

谢光宁回到家里，听说潘师长在客厅里等他，眉头不由微微皱起来。潘叔才的军队晚于谢光宁的军队来成都，因为先入为主，潘对谢光宁非常尊重。谢光宁曾对他说，啊，来到成都，你不必操心成都的经济，特别是烟土与赌博生意。以后你军队的费用呢，我会帮你想办法解决。近来潘叔才发现，他谢光宁每个月拨给他的钱根本就不够军费开支，军心越来越不稳，有很多兵都逃到别的部队里去了，这让他有了危机感。

“谢兄，我的兄弟们都饿得想要吃人了。”

“放心吧，明天我让文轩把银票送过去。”

“多少？现在我可缺着大口子呢，没十万大洋是应付不了啦。”

“潘兄，你也知道现在的形势，烟土生意难做啊。现在所有的经济来源就指望赌博抽点头，但是能抽多少水呢？赵之运赢了女人也没赢钱，我还有落下多少钱呢？”

“要真不行，我打发兄弟们去切几个大户。”

“万万不可啊。自军团长病逝后，各师自谋生存，现在局势还不明朗，都在持观望状态。我们还要在成都长居，俗话说得好，兔子不吃窝边草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是绝不能动成都的富豪的，否则会产生极坏的影响，会失去鱼水之情，我们很难在此立足。这样吧，本次赵之运与单印的赌局，我共得三万大洋抽水，你全部拿去。放心吧，最后我正在促成赵之运与单印的生死之战，争取把两个赌王的财产合并起来，然后再把他们的财产切到手里，如果成功，足以应对我们两个师五年的开支。五年之后，想必大局已定，我等自会找到归宿，就不会再愁军费问题了，现在，我们应同甘共苦，携手共渡难关才是……”

第二章 足本老千

本来谢光宁认为，他单印是不会等赵之运度完蜜月就会疯狂报复的，然后他就可以出面调解，让他们达成终极之赌，以最快的速度把两位赌王的家业合并起来，然后方便切到手里。但是，半个月过去了，成都赌坛依旧风平浪静，单印那边没有任何动静，这让谢光宁坐不住了。他把赵之运叫到府上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之运啊，看上去你的精气神头可大不如从前了。”

赵之运浓黑的眉毛抖抖，伸手摸摸眉中的黑痣：“谢师座教诲。”谢光宁耷下眼皮，手指轻轻地弹着膝盖，声音低沉地说：“据本座得知，他单印表面上风平浪静，其实在谋划一场阴谋，准备暗中谋杀于你啊。俗话说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你应主动出击，否则，本座就没法保护你了。”

对于谢光宁这番话的后音，赵之运是心知肚明的，无非是催促他尽快与单印赌博，好通过他们的赌博捞钱。至于他赵之运的死活，谢光宁从来都是不会关心的，他只关心自己的收益。

迫于谢光宁的要挟，赵之运只得在报纸上声明，要把刘芳还给单印，并扬言说，如果他单印不亲自上门迎接，就把刘芳卖予青楼，让他的两个儿子有个红尘母亲，变成他们终生无法洗刷掉的耻辱……任何人都从这则声明上看出这是在挑战单印的底线，没有人会怀疑，当单印看到这则消息后，会不计手段地疯狂报复。然而，单印看到这则声明后沉默了足足两袋烟的工夫。

光头盯着单印的表情，等他的吩咐，并想象着与赵家兵火拼的景象。



由于单印沉默得太久，光头再也憋不住了：“大哥，有什么可犹豫的，他赵矮子这么嚣张，如果我们再沉默下去会被天下人耻笑。我马上招集兄弟，跟他拼了。”

“武力解决问题，问题将会变得更加麻烦。”

“可我们也不能任由他这么嚣张下去！”

单印声音平和地说：“光头啊，准备迎接太太。”

光头挠得头皮痒痒响，瞪大着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大，大哥，小弟没听错吧？这样做，我们岂不是更没有面子了？”

单印平静地说：“之前我让太太跟他走，是诚信，现在我亲自把太太接回来，这是情义。信义我都做到了，怎么可以说没面子呢？好啦，不要再说了，备轿，请乐队，我要像当初赵之运接走二太太那样，敲锣打鼓地把她接回来！”

“大哥，您确定这么办？”光头眨巴着眼睛问。

“我必须这么做，安排吧。”单印目光坚定地说。

赵之运正在书房与刘芳说话，突听传来声乐，便匆匆来到客厅。下属前来汇报说，大哥，单印带着轿队前来迎接夫人。赵之运点点头，深深地叹口气说，通知夫人，让她准备准备。说完，独自坐在那儿，满脸愁苦的表情。

刘芳换上来时穿的衣裳，提着包袱来到客厅，当着赵之运与几个下人的面把包袱打开，表明自己并未带走赵家的任何物件，然后把手上的戒指撸下来，用力扔到赵之运身上，头也不回地去了。赵之运尾随着刘芳来到大门口，见单印迎亲的队伍阵容很大，他咋了咋舌，满脸的痛苦表情。刘芳跑到单印面前，挽住他的胳膊，回过头来对赵之运冷笑说：“赵矮子，你这么久都没有解开我的腰绳，作为男人，你是失败的。”这句话的意思谁都能听明白，意思是我根本就没有让你得逞，只是被你关了几天，我至今还是清白之身。

“说实话，”赵之运撇嘴道，“我对你很没兴趣。”

“没有兴趣还费尽心机地把我赢来！”